

少年的初恋



谷羽



俄罗斯民族诗人亚历山大·谢尔盖耶维奇·普希金(1799—1837)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,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。7岁开始用俄语、法语写诗,11岁上皇村学校。他的诗才尽人皆知。1815年,16岁的普希金上五年级。他有位同班同学姓巴库宁,巴库宁的姐姐巴库宁娜有时到皇村学校来看望弟弟。浪漫多情的普希金对巴库宁娜一见钟情。少年普希金既大胆,又羞怯,怎样向巴库宁娜表达自己的爱慕呢?几经琢磨,他写出了《致画家》,从而引起了一段广为流传的爱情故事。请看这首诗《致画家》的汉译文本:

哈丽特与灵感宠爱的骄子,
一颗心儿总是热情激荡,
请你随意与洒脱的画笔,
为我描绘心上人的形象:

请描绘她纯真灵秀之美,
画令人痴迷的可爱面庞,
画天庭才有的笑容妩媚,
再画她勾魂摄魄的目光。

请为她系上维纳斯腰带,
赫柏的身姿苗条端庄,
再以阿利班的风光霞彩,
衬托我所崇拜的女王。

请将她微微起伏的胸脯,
罩上纱巾,薄纱透明如浪,
为的是让她能呼吸自如,
能暗自叹息,并抒发衷肠。

请体察羞怯的倾慕之情,
她是我心魂所系的女郎,
我在画像下面签下姓名,
幸运的手脚寄一瓣心香。

这里稍作说明,普希金的原作以四音步抑扬格写成,韵式abab,押交叉韵,单数行九音节四顿,偶数行八音节四顿,阴性韵(重音落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)与阳性韵(重音落在最后一个音节)交叉,横的节拍,纵的韵脚,交相呼应,环环相扣,形成流畅和谐而又工整严谨的格律。译诗采用每行四顿,同样押交叉韵,力求再现原作的风采,传达出朗朗上口的音乐感,尽力逼近原作形式。不知道读者读了这首情诗的译文,会有怎样的感受和联想?

这首诗标题《致画家》,内容却是向巴库宁娜委婉地吐露倾慕之情,此诗写于普

希金认识这位小姐不久,热烈的内心追求与表白的忐忑婉转,交织成奇妙的旋律。

普希金从小喜欢读书,他对包括希腊神话在内的西方文学与文化十分熟悉。这首诗就采用了希腊神话中的形象,哈丽特为美惠三女神的统称。“哈丽特与灵感宠爱的骄子”,指的是普希金的同班同学伊利切夫斯基,此人能诗善画,相貌英俊,也是巴库宁娜的倾慕者。因此,诗人赞美他受到美惠三女神的宠爱,写诗作画颇富灵感,成为同学当中的佼佼者。普希金请伊利切夫斯基为巴库宁娜画像,借以抒发心中的爱慕之情。

维纳斯与赫柏也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。维纳斯亦称阿弗洛狄忒,即爱情女神。据说,她有一条魅力神奇的腰带,哪位女子能系上这条腰带,便能如愿以偿地得到幸福。在古希腊罗马时期,女子结婚前常把亲手编织的腰带献给维纳斯神像,以祈求幸运美满。赫柏是青春女神,容颜

美丽,腰肢纤细。普希金在诗中以赫柏指代巴库宁娜,形容其迷人的风韵。他让她家人为她系上维纳斯腰带,含义是祝愿心上人永远幸福。诗中提到的阿利班是意大利著名风景画家,又译阿利巴尼(1578—1660),19世纪初的俄国画坛对他的风景画至为推崇。普希金的诗以优美的自然风光来衬托美人的形象,显得愈发动人。

诗人普希金以出神入化的诗笔描绘心上人,细细品味,颇有层次:先写少女纯真灵秀之美,这是虚写,是总体印象,是概括之笔;然后是实写,刻画她的面庞、笑容,最后写她的眼睛,而且分别加上“令人痴迷的”“可爱的”“天庭才有的”“妩媚的”“勾魂摄魄的”这样一些修饰语和形容词,增加了艺术感染力,使人仿佛看到了巴库宁娜,不由得为之倾倒、为之赞叹。

16岁的普希金以优美的诗笔淋漓尽致地抒发自己的爱慕之情,不能不让人惊讶。他的追求与表白自称羞怯,实则大胆,情真意切,格外动人。巴库宁娜读了这首诗,曲调不能不为之动容。据诗人的同代人回忆,当年在皇村学校,伊利切夫斯基确实为巴库宁娜画了肖像;另一位有音乐天赋的同学柯尔萨科夫为《致画家》一诗谱了曲,曲调优美流畅,和谐悦耳,颇受同学喜爱,大家纷纷传唱。同学们赞赏普希金的诗,伊利切夫斯基的画,柯尔萨科夫的曲,当然更赞赏巴库宁娜的美。诗、画、曲、美汇集成了一个话题:少年的初恋。这在皇村成为历久弥新的佳话。

题图左:少年普希金画像;题图右:恩格里·那西布林所绘少年普希金像。

著名评剧作曲家、评剧琴师赵玉兴先生于2023年11月26日辞世,享年78岁。他为天津评剧舞台付出的辛苦,为天津评剧院的剧目建设、流派传承和发展作出的贡献,早有公论。

赵玉兴先生几十年执著治艺,取得不凡业绩,令人钦敬。作为学生辈的小友,我极为敬重的是,文化程度不高的玉兴先生,对评剧史料的研究、整理、写作,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与坚守。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,“文革”结束后,玉兴先生就拎着个小录音机遍访京津冀、东北的评剧老艺人,老名家和名琴师,向他们打听评剧形成、发展的历史,请他们讲自己的从艺经历、演唱拿手唱段、演奏拿手旋律,他在一旁录音下来。他静心写作、记谱、整理。经几十年积累,玉兴先生成了“行走的评剧史料馆”,只要是提到评剧的事儿,他都信“口”拈来。

我的奶奶、评剧老艺术家筱俊亭退休,从东北回到家乡天津安度晚年,我随时记录、整理她的艺术人生经历、唱段等资料,也学着在报刊发表有关奶奶和评剧的文章,玉兴先生认可我做的这些事情,逢人便夸,这让我备受鼓舞。奶奶自幼在天津学艺,得到过许多老艺人的传授,但那时小,不知道自己的师父是哪人,后来她到东北参加国营剧团,与师父们失去联系。有一天玉兴先生来家串门,告诉奶奶:您师父杨义是蓟县人,韩云是宝坻人,同台的伙伴都是哪儿的人,后来都落在了哪儿,甚至在哪儿没的,等等。奶奶解开了几十年的心结,泪光闪闪:“哎呀,你这都是怎么知道的?我牵挂了他们半辈子!”

有一次,我写评剧前辈郭少田创造新乐器“嗩子(评二胡)”的故事,打电话向玉兴先生讨教。他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了许多“嗩子”往事,还操着天津话意味未尽地告诉我:“有一次,郭少田拉了一个大过门儿,好听!观众哗哗鼓掌,可老白玉就是不开嘴唱,说:‘我就看看你们是他拉的鼓掌还是给我唱的鼓掌!’”2010年春天,我请玉兴先生在小饭馆儿吃饭。我会一段儿奶奶上世纪50年代演过的《椰林儿女》中革命老妈妈的唱段“这情报关系到一场战斗”,因年代久远,奶奶自己也不会唱了。那天我向玉兴先生显摆,刚唱一句,老爷子就摇头晃脑连唱带哼过门儿,把这段儿唱出来了,原来他会!他得意地说:“我就是这里的‘虫’。”那天,他给我讲了许多评剧往事,我们爷儿俩又说又唱,从傍晚6点一直吃到晚上10点多,番茄牛腩加了好几次汤。后来玉兴先生说:“服务员,给我们上两碗干饭,一吃,齐活!”“服务员不耐烦了:‘老爷子,没干饭,我们下班了!’”吃完饭,我扶着已经有些醉的他打车,他还给我学唱桂香芬的唱段。

由于时代的局限,许多老一辈评剧名伶在舞台上绽放异彩的时候,没有留下录音,玉兴先生用他的小录音机,给许多老前辈留下了珍贵的清唱资料。我有幸曾在他家听过评剧老角儿花玉兰88岁时的唱段,评剧名家李兰舫去世前几个月清唱的唱段;听过名家赵雨蓉哽咽怀念师父王金贵的口述史录音;听过宝坻的评剧老艺人张存凯87岁时回忆西路评剧创演历史的录音。这些仅是玉兴先生积累下来的资料的冰山一角,许多录音至今没有出现在网络上。可喜的是,玉兴先生几十年研究评剧史料、声腔的一些文章,收入到《评剧在天津发展简史》《评剧名家演唱艺术》《宝坻文史资料选辑》《宝坻评剧》等书中,如今均已成了弥足珍贵的评剧文献。

玉兴先生在研究评剧史料方面没少下功夫。1998年11月,天津评剧院建院40周年之际出版纪念画册,收有曾为少年训练队作出过突出贡献的著名琴师陈文彬的名字,但没有照片;天津评剧院建院50周年再次出画册时,玉兴先生开完编委会议回家已经很晚,但还是连夜找出陈文彬先生的照片,第二天早早送到评剧院,他说:“画册是留给后人的史料,都不知道陈老长什么样儿哪儿行!”这么一件事,他记在心里10年。2004年春节前,玉兴先生约我到评剧院闲聊,打开大文件柜给我看,里面全是收集的各种文字资料,每本资料都夹着许多长长短短的细小白纸条儿,上面写着索引,还有几十盘磁带,应该就是多年搜集的口述史、珍贵录音吧。

玉兴先生走了,耳边再也不会响起他慢吞吞、苍老却真诚的大天津话:“万江,看戏来呀!”

题图:2005年1月,赵玉兴先生(左)与本文作者合影。

守护评剧史料的赵玉兴先生

刘万江



《坠落》:高塔惊险求生故事

曹宇田



你有没有站在高处突然心慌害怕的时候?英国一项调查显示,现代都市人中有91%的人出现过恐高症状。2022年上映的英国影片《坠落》,就讲述了两个女孩被困高塔惊险求生的故事,仅用一座塔让观众肾上腺素飙升。这部影片的预算仅为300万美元,却收获了全球2100万美金的票房。

《坠落》之所以给人以惊悚刺激的观感,就是因为导演斯科特·曼利用了恐高这一项刻在人类基因里的弱点。这位1965年出生的英国导演,在执导上一部作品《最后得分》时,有一个场景设置在体育馆的楼顶,他在刹那间感受到莫名的恐惧,同时又十分惊喜,因为在他脑海中突然涌现出一个关于恐高的电影灵感。

《坠落》给了主角们最简单也是最恐怖的存在环境,她们被困在一座628.8米高的电视塔上,而且只有一块比萨大小的活动范围。这座塔有现实原型,它就是美国的KVLV电视塔。这座建于1963年的电视塔,位于美国北部的北达科他州,完工时曾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。塔高628.8米,是什么概念?相当于两个埃菲尔铁塔那么高。截至目前,它依旧是美国第四高的建筑。不过,由于KVLV电视塔过于陈旧不再适合拍摄,为了影片逼真的呈现效果,剧组最终复制了一座塔进行拍摄。

本片两位主角都是女性,棕色头发的女主角

刚在攀岩中丧偶,整日颓废度日;另一个金发女孩则是她的闺蜜,也是个热爱户外运动的网络博主,她想帮助好友走出人生的低谷。这两个角色的饰演者——1996年出生的格雷丝·卡罗琳·柯里与1995年出生的维吉尼亚·加德纳,都不是专业的户外运动员,而是两位不出名的新人演员。刚开始面对这两位演员,斯科特·曼非常不自信,他怕演员们嫌苦怕累而拒绝他,不过出乎他的意料,两位演员对拍摄表现得非常兴奋。她们俩的演员道路并不顺利,都已经至少一年没有拍过戏了,只要有戏拍,两个人就非常满足了。虽然有戏拍了,但是拍摄现场的艰苦还是超出两人的预料,卡罗琳第一次攀爬拍摄用的这座塔时还害怕地哭了起来。

在拍摄中,高空、高温都不是最可怕的,最考验人的是剧组遭遇了多次突发情况。虽然两位主演对于完成危险动作表现得云淡风轻,但她俩却约而同做了同样的事情,那就是每个拍摄休息日都会回家陪伴家人,做好了为这部影片付出生命代价的准备。所以影片中演员脸上每一个害怕的表情,都是真实场景中的自然呈现,这也是这部电影能够调动观众情绪的最大原因,演员们最真实的反应保证了影片的可信度。

《鲁滨逊漂流记》中有一句话,“生活就像海洋,只有意志坚强的人,才能到达彼岸。”这也是影片《坠落》想要告诉观众的。那么影片中的两位主角究竟能否通过这场命运的残酷考验呢?一起走进《坠落》一探究竟。

1月13日22:23 CCTV—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《坠落》,1月14日15:08“佳片有约”周日影院精彩继续。

李赞臣旧居:善举赢得声誉的见证

艾翔



近代天津风起云涌,各行各业的翘楚尽皆云集于此,争做时代的弄潮儿。有高官巨贾,也有奇人异士,能够脱颖而出、令人瞩目的都不是泛泛之辈。当时有一支民谣广为流传,罗列了天津地界的八个豪门望族:“天津卫,有富家,估衣街上好繁华。财势大,数千家,东韩西穆也数他。振德黄,益德王,益照临家长源杨。高台阶,华家门,冰窖胡同李善人。”到了“李善人”的孙辈李赞臣,李氏家族的事业迎来了又一个辉煌。

清代道光年间,李文照开办瑞昌盐店,李家开始了以盐业为生的道路。李文照之子李春城将家族事业进一步拓展,接办了河南、直隶下属四个县的盐引。李春城的孙子李赞臣长期担任长芦盐业区公所副总。当时长芦盐场无论是规模还是技艺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,也为经营者带来了巨额的财富,直至今日仍然是著名的非遗项目和工业旅游景区。拥有了大量财富,并没有让李赞臣迷失人生的方向,他兼任殖业银行经理,用盈利又投资了矿业、金融业等多个领域,包括创办京西高堂煤矿,投资启新洋灰公司、华新纱厂、怡立煤矿、寿丰面粉公司,并担任这些企业的董事或常务董事,推动了天津城市的近代化发展。此外,他还独资开设了恒昌大米店、新光呢绒庄、新光皮货店、万和堂药店及颜料庄、照相馆,并与人合资经营上海中国实业银行。他还在南市广兴大街附近开了一家专做素菜的蔬香馆,从北京聘来御膳房厨师,菜品不但味道鲜美,还有很精致的造型,颇受时人欢迎。

李家分家后,李赞臣兄弟建成了这栋位于今睦南道上的楼房,占地面积约2300平方米,建筑面积约1800平方米,这座建筑也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者——“五纲总案翻押事件”。1928年下半年,长芦盐场王君直、杨丹忱、郭少岚、李少舫四位纲总突然被捕,等待接受调查。此前不久,李赞臣因家中银号亏欠外国银行巨额资金而被捕,由于他在商界地位举足轻重,且平日乐善好施人缘很好,获得天津总商会

与多名商人联名担保,才能够以资产抵押清偿债务为条件保释。长芦盐场的变故不可避免地牵连到了李赞臣,1929年1月,他在保释期间又被逮捕。当时官方给出的解释是,修建津浦铁路要从沿途各省征集资金,这笔钱被允许从盐税里抵扣。但是铁路债务还清后,盐业活动中加收款项部分就应当停止,而芦纲公所并没有及时按规定执行。另外,长芦盐场经营不力产生欠款,以及承担债务的子公司发生了所有权更迭,最终使问题突显,这就是所谓“盐斤加价、公运余利”的罪责。不过民间流传着另一套说辞,说是长芦盐业利润可观,引起官方下场分一杯羹的念头,人们感慨道:“小李善人,一心向善,看来难逃恶人的恶道。”这种传言或许只是乡野逸闻,并无实据可考,却从侧面反映出其中一个现象,那就是即使在商界和上层精英之外的普通民众之中,李赞臣仍有着非常好的口碑,大家愿意相信他名下的企业,至少是他本人不会做伤天害理的亏心事。最后,由于各省主张不一致,以及追责很难落实到具体某个人身上,加上李赞臣等人的影响实在过于大,或许还有一些其他原因,案件审理一拖再拖。1931年,五纲总中的王君直病故,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,天津总商会、各社会团体及各界人士纷纷请愿要求尽快结束审查,释放其他纲总。在各方呼吁下,案件终于草草结案,由芦纲公所垫付罚款。虽然事件画上了句号,但是影响仍在扩散。长芦盐业经此劫难,加上随后到来的抗日战争和自然灾害,风光便慢慢黯淡,不复从前。



现在睦南道28—30号的这栋三层小楼,外表朴素,规规矩矩,没有一丝张扬的样貌,却见证了李家从辉煌归于平淡的风雨历程。李家与袁世凯、曹锟、陈光远等近代名门望族联姻,固然为天津津道,但更让普通民众铭记于心的,则是“李善人”这一称号背后的诸多故事。起初,“李善人”特指李赞臣的祖父李春城,特别是李春城的夫人“李八老太太”信佛心善,施粥、施衣、施药这些早已化为日常习惯。在这种家风影响下,族内行善之风日盛,人们慢慢将“李善人”这一称号宽泛地覆盖了李家更多的人。因为家族中行医者多,而且这种家族代代相传,成为其家族的代表性特征,也成为区别于其他富裕人家的特殊标志。到了李赞臣这一代,兄弟之中,李頌臣兼管直隶账房,襄理天津红十字会,组织中国慈善协会和天津市慈善事业联合会,担任济济社、协善社的董事以及明德慈善会会长;李益臣经营多家公司,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政协委员;李赞臣则更为突出,1939年津城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,他竭尽全力赈济灾民,还在家中收留了全部仆人的家人共度时艰,在洪水退去众人离开前,给每人发了一袋面粉。这些事发生时,并非李家家版图全盛之时,恰恰是在“五纲总案翻押事件”后李家运势开始下滑,特别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、天津沦陷之后。纵使李赞臣自己的日子也并不如以往那般宽裕,甚至面临越来越多的难处,他也没有忘记家规,没有忘记自己作为善人成功人士的社会责任,没有忘记“日行一善”的传统文化的引导。抗战胜利后,当时的华夏大

地饱受战争摧残,通货膨胀,物资匮乏,李赞臣一家也不可避免地陷入窘困,但接济他人、乐善好施的本性仍然没有丝毫变化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李家将私家园林捐献给国家,成为今天的人民公园,这是他们对充满朝气的新政权的、新社会表达的善意。1951年7月1日,人民公园正式开放,这也是天津唯一保存完好的清代私家园林,并且是由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名的公园。公园在充分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,融合了江南园林和北方园林双重特质,与李赞臣旧居一样海纳百川、兼容并包。也正是这种胸怀,促成了李家对城市工业化、近代化的突出作为,也塑造了李家心怀慈悲、兼济天下的“善人”品行。

(题图由“小楼春秋”摄制组提供)

《小楼春秋》解说词:

火锅是李家过年必备的一道菜,家族第一代到天津来的时候生活并不富裕,南方人讲究年夜饭,就做了什锦火锅,火锅里有很多南式的东西。

用一道南北交融的菜来提示来路,以一个“李善人”的名号约束归宿。1939年一场大水袭击津城,新一代的“李善人”随即接来仆人的家人到这栋洋楼里避灾。经历了洪水的李氏私家花园,后来又被侵华日军重创,最终捐赠给了政府,变成了人人可以游玩的公园。(节选,有改动)

读诗散札(十六)

节奏的灵活与局限

魏著临



月满楼。花自飘零水自流,一种相思两处愁。此情无计可消除,才下眉头又上心头。

从七言诗的角度,改作不失为一首好诗,但容易淹没,很难跳脱出来;而原词却是词中显眼的佳作。这其中的差别,正像江先生所说“节奏以及扩展而成的旋律简直是一首诗的生命”。在长短句本已参差错落的句子里,三言和四言句确能起到提振声情的作用,但问题在于,江先生的“舞步说”,未能证明李清照这首词超逸绝伦的原因,却只分析了“一剪梅”词牌自身的节奏美。词牌的舞步是固定的,其他词人同样“舞蹈”,却不如李清照的舞姿惹人陶醉,这就说明美的制胜点不仅仅在于节奏。

再举一首贺铸的词:“桂叶眉丛恨自成。锦瑟弦调,双凤和鸣。钗梁玉胜挂兰茎。帘影沈沈,月堕参横。屏护文茵翠织成。摘佩牵裾,燕样腰轻。清溪一曲可怜生。大抵新欢,此夜口情。”之所以举这首,是因为它末句失掉一字,不得不读为“大抵新欢此夜情”,而前面的几组四言句,若改为:锦瑟弦调双凤鸣,帘影沈沈月堕参横,摘佩牵裾燕腰轻,与原句的差异似乎也不大,虽也大为失色,却达不到改写李词所造成的“坍塌”效果。这就说明四言和七言的节奏,不完全是李词声文之美的决定性因素。

“一剪梅”四组四言句之所以能起到提振声情的作用,重点在于每组第二句前两个字的仄声,尤其是第二句第一个仄声很重要,起到加重顿挫的效果。这是节奏之外的声音要素。更重要的是,李词每一组四言句,结构都比较整齐对称,这是节奏之外的结构要素。这些都是李词一改改为七言,就格外显得“坍塌”的原因。所以,只抓住节奏来分析声情是不够的。

既然是讲“声文”,就应该有声和文两方面的考虑。朱光潜先生说:“同样的音乐的节奏因语言节奏的变异而变异,声声随情趣而异,我们不能离开情趣(语言的节奏的原动力)而抽象地讲声。”至于影响情趣表现的要素,在节奏之外,还有句式、修辞,等等,与节奏共同组成声情的表达。

节奏的话题十分繁复,这里的漫谈是要初步说明人们应该如何解放节奏,和如何从节奏中解放出来。

满庭芳

第五二七期